

劉

氏

鴻

書

第七十五卷

宮室部

帝規

紂宮

大室

中天臺

機發橋

離

雲明臺

咸陽坂

阿房

宮市

九成宮

玉堂

洛陽宮

披香殿

涼殿

東華門

國學

三舍類

儒

畫卦臺

周公廟

武侯碑

釋

南朝北魏

石室

報恩寺

道

樓觀

民居

佳宅

容長戟

鬼宅

貴宅

宅泣

涼宅

雜制

亭榭

寒山寺

淮西碑

女效黨碑

趙州橋

萬安橋

狀元坊

百歲坊

妓館

書院

國初書院

卷七十五目錄

鴻書

上
卷七十五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七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宮室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帝規

宮室臺 殿門 機橋 北坂 宮市

世紀曰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帝王紀

齊宣王爲室大盖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
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
宣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
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
三年不成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

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
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
人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錘入曰聞
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
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
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
址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址古者堯舜建
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址林木

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
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
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

經濟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
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一說蛟龍捧輦而機
不發

史記

秦始皇置離宮延曼三百里各宮皆有鍾鼓帷幔美人
於其中而不移有經年不識天子者此離宮之始也漢
武帝於盩厔縣爲離宮中有五柞樹因名五柞宮亦由

秦始皇焉

原始秘書

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天下之珍水搜四方之巧工有二
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
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

拾遺記

秦始皇滅六國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自雍門以
東至涇渭交處殿屋複道周閣相屬然各自爲區雖一
瓦一甍之造亦如其式各書國號不相雷同皆布其所
得諸侯美人居之如在其國鍾鼓帷幔不移而具至於
出狩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皂旒之制罕車之
飾寫九王之庭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
祭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

秦史

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工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百家雲陽皆復不事

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竒藥仙者常弗遇類物
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
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
入火不焚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
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
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三百
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克之各按署不移
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
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
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

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龐秦傳

漢靈帝昏弱太甚不親朝政作列肆於後宮使宮女刑人販賣諸物更相盜竊鬪爭帝與后妃以爲嬉笑帝着商人服從之宴飲謂之宮市齊東昏侯唐中宗皆爲之是爲國妖

原始秘書

唐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勿行上曰朕有氣疾暑輒煩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馬周上疏曰太上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

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反期以解衆

惑

唐紀

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然太宗常夜幸玉堂蘇
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
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筆談

貞觀初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張玄素上書極諫曰
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
解體陛下今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深願陛下無
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
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

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毀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
可用不須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爲至德
今若不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
以昭示百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魏徵嘆曰張公論事
遂有殛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唐世說新語

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耶何雕麗若
此帝曰卿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云煬
帝耶對曰臣但見璫宮瑤臺非受命聖人所爲帝益重
之

唐書

唐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召對暑毒方

盛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衿知節至賜坐石
場陰溜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冰成山簾水飛洒坐內
含冰復賜冰屑麻飲陳體生寒粟腹中雷鳴再三請起
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潰洩狼籍逾日復召論
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廬陵官下記

宋嘉祐中將脩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
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
西太歲果何在其令興工勿忌

宋史

南雍國學址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積
屍每遇陰濕行人爲鬼眩有至死者因創雞鳴寺設醮

以度而不能止馬后言於太祖曰妾聞邪不勝正此非
孔子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復
爲祟因建國子監焉旣成氣象弘大下令敢有婦人女
子入門者斬趾欲絕陰類耳馬后聞其壯麗欲往觀之
上不可遂於雞鳴山東麓綠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
石磴猶存立灑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

明興雜記

三舍類儒

臺

廟釋

寺

方丈道觀

儒

陝西秦州有畫卦臺伏羲畫八卦於此雪後猶見卦痕
廣輿記

雅州治東孔明南征日夢周公助以陰兵因獨立廟
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
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
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頽敗者拆去之止留宇中
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
尺許彬逕視之有親題字碑記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
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更
新祠宇爲文祭之而去

蜀古蹟記

釋

僧寺之多南朝四百八十

唐詩

北魏一萬三千

通鑑

西域國有維摩誥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

方丈室

事物紀原

文皇初渡江檣折前一神廟有竿其神玄帝也文皇欣然命取用之遂濟竊念成功後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上悚然起前念既即位會天禧寺浮圖災有司入奏勅兵馬督人巡衛勿救火寺既燼命取其灰投之江即其地鼎建大刹立塔十三重賜名報恩寺

明詠化編

道

周穆王尚神仙召尹軌杜冲居終南山尹真人草樓之

所因號樓觀蓋道觀之初也黃帝內傳西王母授帝白玉元始真容置於高觀之上時人謂之道觀名觀之義疑取諸此隋煬帝改爲玄壇後復曰觀

續事始

民居

宅堂

馬周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自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別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

給直

漢書

王濟字士治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濟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濟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晉書

長安待賢坊隋北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廁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殺傷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骨因爲改葬後又來謝曰君當爲將我必助君後萬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

隋京記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泓師曰

異乎哉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于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異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旣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没至此果十九年耳

宣室志

五代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榿楠建宅甚弘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它

泣

葆光錄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臺深七丈盛夏猶謂不可居因問

常頴士郊居涼乎常曰野人無脩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韓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避暑錄

雜制

亭

碑

橋

坊

館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根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語林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南史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砍殺

珠船

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臣是以不平

蔡京撰姦黨碑詔州縣立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彼工知世間有司馬相公如此紹興初有旨令毀公隧碑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羣吏不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殪於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

宋史

趙州石橋爲魯班手造極爲堅固意謂今古無第二橋

矣有張神乘驢過橋動欲傾魯班在下以兩手托定而
堅如初至今橋上有張神乘驢痕橋下有魯班兩手托
迹

夷堅志續

泉州萬安橋未建每歲颶風大作水怪爲祟被溺死者
無筭宋大中間一日渡至中流風作舟將覆忽聞空中
有聲云蔡學士在宜急拯之已而風浪息止有一婦之
女乃蔡姓也婦娠已數月矣乃感衆人之言即禱曰吾
若生子官至學士必造輿梁以免病渡之苦後子即忠
定公襄以狀元及第出守泉州追憶前盟促創建此橋
者至於再三公違命踰年夫人復督責不已忽命寫文

一道申報海神隸畏溺死無一肯從命者有一隸出而
願之既至即就酒肆痛飲飲畢酣睡海厓潮至有死而
已睡半日而醒醒後退潮則文書已易封矣乃返而呈
於公公閱之內止書一醋字翰墨如新舉郡莫之識也
公轉展思忽悟曰醋字以酉配昔神其令我廿一日酉
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沙泥壅積者丈餘潮之不至
者聯八日遂創建此橋又時有讖云若要此橋成如是
狀无生則公之默承天祐感通神明者盖有自也
名山記
弘治中太倉州毛弼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建
人瑞狀无坊○福建林知府春澤百歲時有司爲盖百

歲坊子侍郎應亮年七十二孫學憲如楚乞歸侍又四年而春澤始卒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耳即京師聚寶門外建樓其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凡六其時法憲雖嚴諸司每朝退相飲於妓樓羣婢歌侑久之浸淫放恣解帶盤礴喧啾竟日樓空懸繫牙牌纍纍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露醉廢務多矣永樂後都御史顧公佐奏革之

皇明泳化編

天下四書院應天府民曹誠卽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

院○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
教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
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開
寶中潭守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學者詔賜書院
名○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於石鼓創書院事文類聚

國初賜勅額號天下四書院而鉛山鷺湖書院居其一
焉書院為宋二陸及朱晦翁呂東萊四公講學之所在
宋奉勅所建者至我明淪落正德年李夢陽督學江
西始重建於鷺湖山下後復廢壞萬曆間南昌太史繼
曰寧過鉛山重建一祠於鷺湖山下然卑隘不稱四先

生春秋血食皆取辦於民間民甚苦之邑太僕卿費堯
年垂沒之日命男元祿捐新宅一所爲鵞湖書院捐租
二百石爲四先生蒸嘗之費并作諸生講課之資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五

終

第七十六卷

飲食部

總論

五味

三厭

製食

上炙

三列

識味

善啖

善飲

慎飲

茶

佳茶

火茶

酪奴

茶生

七椀

設茶

茶癖

茶病

卻茗

酒

酒品

濯足

虎酒

禍泉

醉宜

桑落酒

魯酒

紅友

斷飲

川飲

酒禁

二色酒

美人行酒

斬美人

如淮如澠

送醪

千日酒

麴蘖事

玉浮梁

酒兵

釀酒

酒星

酒仙

百悔經

潤筆

灌死

酒吏

粥飯羹

防風粥

飯不等

戛羹

龍羹

餅

湯餅

惜福

市餅

紅綾餅

鬻餅

鯖鱠

五侯鯖

鱠化

銷魚精

醃 藟 鹽 齋供

訣進醃

藟汁

鹽產

設齋

糖蜜

蔗汁

鼠糞

鸞蜂

卷七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飲食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飲食總

岐伯曰五味入胃各歸一所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

本草綱目

天厭鴈地厭狗水厭烏魚鴈有夫婦之倫狗有扈主之義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皆不忍食之

孫真人歌

賈誼雜說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民食穀藝文類聚曰神農氏時民始食穀加於燒石之上而食周書曰黃帝

始蒸穀爲飯烹穀爲粥也

五穀書

晉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燒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
砥礪刀利猶于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
肉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
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乃召其黨
詰之果然誅陰燒髮者

韓非子

列士傳云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
食菜齊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饑色願得上廚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何
若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有人殺

雞食之朗曰此雞栖恒半露問之亦驗又啗鷲炙知白
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厘之差

裴景仁秦書

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會厨吏密置一金漆大
桶廳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溢桶外公
一食肥猪肉輒十餘斤風藥黑神丸常人服不過彈許
公常以五兩爲大劑夾以胡餅頓食之趙丞相雄上殿
奏事上從容問曰聞卿善于啖欲作小點心相請何如
趙起謝遂命內侍捧史忠惠所進玉海容三升者賜之
凡七賜皆醕繼以金梓捧籠炊百枚食其半上曰卿可
盡之遂食之盡上爲之一笑後南帥日欲求其偶而不

得有以兵馬監押薦者召對飲各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趙已醉飽摩腹而其人尚醒因更進酒斗許將別其人腹間忽砉然有聲蓋恒時束革帶限之漲而斷也張趙二公微時跣跣事極相類

宋史

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匹者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曾祭請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祭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當作大明狀元耶錫以內醞甚厚後病卒且氣絕呼酒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堯山堂紀

陳祭酒敬宗持已方嚴師舉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失色于人豐城侯李公貞降居留都禮公甚恭公過豐城豐城夫人卽公主也聞公量欲闕之命豐城留款內治饋甚豐而廣爲延坐崇堂從庶幽軒曲館以達于內凡經行處輒陳席駐飲逮夜觴酌已無筭而公亦醉始入正席公主坐屏後潛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目不迂視猶恐失儀默屈指甲掌中以持儆栝行輒罄殆不可勝乃散翼日醒起視之掌血凝矣

孤樹哀談

茶

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雨前火前謂寒食

雨前謂穀雨前

學林新編

宣城縣有丫山山方屏橫鋪茗芽裝面其東爲朝日所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嘗薦於京洛士人題曰丫山陽坡橫紋茶龍安有騎火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清明改火故曰火

彙苑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爲奴王勰戲問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好邾莒小國明日爲君設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因呼茗爲酪

奴伽藍記

陸羽茶經云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
萬花谷

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
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
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還仙靈七椀吃不得也微
覺兩腋習習輕風生

盧集

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爲居宅中先有古塚每日搏
茗輒先以著墳上二子患之曰古墓何知徒以勞意欲
掘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夢一人自說沒來三百餘年謬

蒙惠澤賢子恒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壤與朽骨敢忘
翳桑之報明日晨興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
皆新提還告其兒並有慚色自是設饌愈謹

異苑

宣城何子華邀客酒半出嘉陽巖峻畫鴻漸像子華因
言前世惑駿逸者爲馬癖泥貫索者爲錢癖躄子息者
爲譽兒癖躄褒貶者爲左傳癖若此客者溺於茗事將
何以名其癖楊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
甘無出其上者宜追目鴻漸爲甘草癖

夷門廣牘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
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

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
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關永叔直出道迂貢父貢父
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
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
病人多矣

過庭錄

明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饋金銀首飾承
篋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
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公適然不動
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
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填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

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名賢錄

酒

許氏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惡也一說酒字篆文象酒在鹵中之狀飲膳標題云酒之清者曰釀濁者曰盎厚曰醇薄曰醕重釀曰酎一宿曰醴美曰醕未榨曰醕紅曰醕綠曰醕白曰醕

本草綱目

遠客到以酒勞之謂之洗塵亦云濯足馬周取酒濯足義取此也

虎以犬爲酒雞以蜈蚣爲酒鳩以桑椹爲酒猫以薄荷爲酒蛇以茱萸爲酒謂食之卽醉也

清異錄

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喜怒岐矣禍福得失岐矣儻夫性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烟燄事墮筭機是豈聖人賢人乎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

夷門廣續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旌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皇甫嵩傳

桑落酒相傳是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十爲準熟

于桑落之辰故名桑落不知西羌有桑落河出馬乳酒
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嘗來獻九日賜百官飲之
則此桑落乃地名非時也庾信乞酒詩有蒲城桑落酒

又似出蒲州

談輅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乃發兵與
齊攻魯一日與趙俱獻酒於楚王王主酒吏以魯薄酒
易趙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淮南子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
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
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

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裝朱轂繡鞍誠不如芭屨藤杖醇
醪豢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
無他其天者全

鶴林玉露

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
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
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

漢書

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官涼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
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
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酣暢皆得大醉因
更爲沈釀川明旦乃分首而去

類林

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
泉之郡堯不干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上聖
樊噲解卮鴻門非鐘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
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
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
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
著功于漢屈原不餽糟餒醢取困於楚酒何負於政哉

魏志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墨花斟於器中花亦不
散其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旋以金銀銅錢來酷曰以我

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

常新錄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晉書

又石崇宴客亦命黃門三斬美人大將軍曰自

殺伊家人何預卿事與此同

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左傳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款其隣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禮餌鄰人密于墻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晉史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

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

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曰聞此語不免飲之

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

可眠千日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不之疑哭而葬

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詰

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

曰酒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
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
哉醉我也因問希曰汝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
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

醉臥三月

搜神記

鴻臚孔羣好飲酒王導云卿常飲酒不見酒家覆瓶布
乎久則糜爛羣曰公不見糟肉乎乃更堪久羣嘗與親
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王氏彙苑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有人得吳婢
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

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

清異錄

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
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

南史

魏賈璜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
艇於黃河中以甌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
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

絕所

衛元規酒後迂丁僕射以詩謝曰自茲囚酒星于天獄
焚醉日于秦坑

撫言

石曼卿磊落奇才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豪義士與曼
卿爲酒友聞京師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

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以爲異人稍獻餽菓益
取好酒奉之甚敬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
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
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歸田錄

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旣醒慚悔乃集書籍中
凡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絕飲
至於終身

清異錄

王岐公在翰苑值中秋夕帝于宮中召至賜酒對御榻
坐語曰天下無事與醉聲色何如與學士對飲令宮嬪
進酒命各以巾帶索詩已令脫金珠雀簪簪其幙頭曰

須與潤筆宴畢醉起謝令扶掖不得拜撤金蓮燭送歸院明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說略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求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

鶴林玉露

宋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卽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朝野遺記

粥飯羹

金鑿密記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食之口香七

日 玉屑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到士以此多歸之孟嘗君客無所擇各皆善遇人自以爲孟嘗君親也 史記

漢高祖微時嘗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羹嫂厭叔伴爲羹盡戛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戛羹侯或

問帝帝曰其母不長者 獨異志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
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文曰味兼龍羹

述異記

餅

唐明皇王后恩寵日衰不自安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
阿忠脫新臂換一斗麩爲生日湯餅耶上戚然憫之

屑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太子
使太子割肅宗旣割余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
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唐

語林

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
得珠卽令易餅以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
敢言老叟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原化記

唐御食紅綾餅餠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
二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大官賜餅餠止二十八枚而已
延孫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
曾吃紅綾餅餠來西陽雜俎載人衣冠家有蕭家餛飩
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餠饊又有胡突繪麀皮索餅之類
號爲名食

齊紀

刑部侍郎劉伯芻常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

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聲而當爐興甚早一旦召之與
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
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無歌聲及呼至謂曰汝何
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實

客佳話

鯖膾

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婁護豐辯傅會五侯間
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
爲珍味

西京雜記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作膾縠薄縑縷輕可吹起

操刀響捷若同節奏因會客銜枝先起魚架之忽暴風
雨雷震聲膾悉化爲蝴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乃不復
作膾

隋唐佳話

句容縣佐史能啖膾至數十斤恒食不飽縣令聞其善
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
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膾所膾卽成水累問醫人術
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誠之但
有買者須高舉其價看至幾錢其至揚州四五日有胡
求買初起一千累增其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
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

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
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
置病所其塊卽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
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

廣異記

醢 齏 鹽 齋供

任廸簡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醢景
略用法甚嚴廸簡不忍其死飲醢爲醢徐以他詞請易
之歸略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

白孔六帖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
口者珍臣只知齏汁爲美臣嘗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半

夜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盃連咀數莖此時自
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殆恐不及欲作冰壺先生傳因
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宋書

鹽之所產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
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其
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于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謂之形
鹽祭祀則共苦鹽取其成于自然與玄酒明水不異也
賓客則共形鹽取其如虎之形示服猛也然皆益以散
鹽者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以奉先祖懷諸侯也王
及后世子膳羞皆共飴鹽者取其味之甘甜可食也

周禮

何仙姑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產雲母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能逆知人禍福唐景隆中仙去宋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何曰世多言呂先生今何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州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

東軒筆錄

糖 蜜

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

老學庵記

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盃并蓋就中藏吏取蜜

昔門先懼藏吏以鼠屎投蜜中啓言不謹亮令破鼠屎
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中外俱濕黃門伏罪

吳錄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鸞蜂蜜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
被五色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
地一二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
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卽愈其蜜色
碧常貯之於白玉枕表裏徹如碧瑠璃久食之令人長
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

杜陽編

鴻書

卷七十六

十五

劉氏鴻書卷七十六終

第七十七卷

衣帛部

服制

儒服

儒衣

浣衣

冠巾

惠文

貂蟬

兜鍪中出

施巾

帽
網巾

遺帽

高麗制

道士製

帶

金帶

犀帶

玉帶

流蘇帶

袞 錦 葛 半臂 裙

十二章

十樣新

採葛詩

着葛時

銷得半臂

百鳥裙

鞋

鞋製

僧鞋

屣 襪 履

倒屣

解襪

結襪

龍縞襪

貴妃襪

羅襪

足下生雲

劉氏鴻書卷七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衣帛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服制

魯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也不知儒服

家語

田贊楚人嘗衣儒衣而見王王曰先生衣何惡也贊曰有甚于此者夫衣無惡于甲冬則寒夏則熱王好衣人以甲臣竊不取意者爲其義耶甲兵折人首刳人腹墮

人城郭繫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耶苟慮
害人人必害之苟慮危人人必危之王無以應

姓譜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
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
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膠青刷鬢衣裳不整
伏牀慰之暑月背爲之焦

梁書

冠巾

漢侍中冠武弁大冠曰惠文金璫附蟬爲文貂尾以爲
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右貂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
取居高食潔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

職林

江淹年十三孤貧嘗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養母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畱待得侍中着之後果拜侍中

齊書

周盤龍義興人仕齊累功封純陽侯建元初魏攻壽春以盤龍假節助垣崇祖拒敵大破之又與魏軍戰盤龍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大敗魏軍後遷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着貂蟬何如堯鑿盤龍曰此貂蟬從堯鑿中出耳

北齊書

頭巾古所未有漢王莽頭禿始施巾或以皂羅裹髮因有此製與今式不同自後宋製漸繁始有圓象天方象

地者

諸事音攷

帽 網巾

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帽破入市買之羣姬悅之爭遺新

帽

晉書

今太監帽樣蓋因高麗王冠制爲之嘗聞內侍謂國初時高麗未服高廟遣一細作覘其王之冠制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因高麗使來指諸內侍而謂之曰汝王冠與朕內臣同此曹日供使令於朕而汝王乃欲崑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傳信錄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

結網巾問之道士曰用裹頭上則萬髮皆齊太祖去明日有旨召道士至命爲道官仍命其取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今遂爲定制自元以來無之

國朝典故

帶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

唐史

唐裴度拜彰義節度使討淮蔡及行賜以通天犀御帶受之度臨薨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旣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合畱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嘆其臨終廉節凜然

因話錄

宋王文正公旦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旦弟因以呈公
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弟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
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得不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
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
服止于賜帶

名臣遺事

宋玉東家女因玉見棄誓不他適膏沐不施恒以帛帶
交結胸前後操織作以自給後人效之富家至以珠玉
寶花飾錦繡流蘇帶束之以增妖冶

下帷短帶

袞 錦 葛 半臂 裙

古制衣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

龍取其變化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
虎雖取其孝也藻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
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相背取其辨也六者繡
之于裳

義苑

天孫機上絢光華十樣新奇世共誇步障簇成龍滾浪
迴文織出鳳穿花紅迷煬帝帆邊日絳奪滕王閣外霞
安得佳人唱金縷纏頭醉舞柳腰斜

顏服麈

吳越春秋越王自吳還國知吳王好服令國中男女入
山採葛作黃絲之布以獻吳王乃增越王之封賜羽毛
之飾几杖諸侯之服採葛婦人傷越王苦心乃作歌曰

嘗膽不苦味若飴今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
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吳王悅兮忘罪辜
山堂肆考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着敝葛及士行貴母恒於公
服袖口內縫一片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着葛
衫時也 奚囊橘柚

鄭愚尚書廣州人馭歷清顯然性好華以錦爲半臂崔
魏公鉉鎮荆南鄭授廣南節制路由渚宮鉉以常禮待
之鄭爲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至是乃贊所業
魏公覽之深加嘆賞曰真銷得半臂也 北夢瑣言

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旁
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
以其一獻韋后 五行志

鞋

鞋古作鞬卽履也古者以草爲屨以帛爲履周人以麻
爲鞋劉熙釋名云鞋者解也縮其上易舒解也履者禮
也飾足爲禮也鞞者襲也屨頭深襲覆足也皮底曰屨
屨者皮也木底曰舄乾腊不畏濕也 全雅

佛法初入中國學佛者皆袒肩跣足苦行自脩因僧馮
懷義得辛武氏恥其跣足始置鞋起於唐 原始秘書

屣 襪 履

後漢王粲有異才聞望人多敬之蔡邕與之爲友一日
粲來訪邕邕慌忙倒屣迎之入戶粲笑曰屣倒矣邕曰
見客才高予愚惟知致禮不知屣矣○時邕才學顯著
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紛然聞粲及門竟不知其
屣之顛倒

後漢書

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繫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
焉文王曰吾聞仁君所與處弗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
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

張釋之爲廷尉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居廷中公卿

盡會王生顧釋之曰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生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

故使結襪欲以重之諸生聞皆賢王生而重廷尉焉本傳

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

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州玉九斛龍縞襪八

緡後自於青城草堂還我爾幽怪錄

玄宗至馬嵬驛令力士縊貴妃於佛堂黎樹之前馬嵬

媼得襪一隻過客求而翫之百錢一觀獲錢無數國史補

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襪取而懷之後玄宗夢感詢

力士曰妃子遺一襪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銘有

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團團地下得瓊鉤窄窄
弓弓手中弄新月又如脫屣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
時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

玄宗遺錄

白樂天以玄綾爲質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
如雲霧樂天示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昇矣

直說